

書

寒村五丁集卷二

山陽戴

曾

較刻

晟

贈別海寧許邑侯詩序

代南雷先生作

庚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不仕不可忘學也後人解之者不知其為不敢怠荒之意而誤謂事貴專精心無二用反若學與仕木炭相妨究竟不學者未嘗不仕而仕者遂恬然不復言學嗚呼此直何必讀書之說孔子之所惡為佞者也方今天下為

縣者催科戢盜功令特嚴學似較緩余嘗謂簿書錢穀之間要必有一種詩書之氣始與晚近俗吏不同而世之巧於仕宦者未有不笑此言爲迂謬歲甲寅相州許侯來宰杭之海寧海寧號難治而許侯之至顧首以學爲急建社塾開講堂每月朔望必與邑中士民講求大義剖析微言雖以余之荒陋不惜與之往復上下其議論蓋七年之中倥傯燕暇未嘗頃刻不言學也然而奸剔豪斂廢者脩而玩者聳治河積穀折獄清漕井井皆有可觀行之既久糧完盜息遂

蒙行取夫浙河東西七十五縣其間巧於仕宦者常亦不少乃行取寥寥而許侯顧以一學者得與是選由此以言學果妨於仕乎許侯之學頗似永康而以天爲宗太旨謂學始於告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余奉子劉子之教以爲天人合一天者不過萬物之總名非必蒼蒼之上別有一帝焉與人酬酢而許侯不以爲然署中築告天樓每日焚香拜告一切毀譽成敗毅然不計曰吾信之於天而已矣然而乙卯海嘯拜之卽退今年政成甘露凝柯白燕巢閣豈有感有

應宇宙之大固非一理之所能盡乎會侯將行侯之
門下士沐浴膏澤咸相與賦詩以榮其陞惜其去而
屬余一言爲之序余草土荒迷老疾兼併慶祝之詞
豈分所宜旣又自念棄於人已久侯不以其無用至
爲刻先忠端公遺集老母之變經紀其喪人非木石
其又安能有口而不鳴耶許侯行矣天者無所不覆
儔許侯宰一邑思爲一邑之天今進而爲諫官職言
天下事則所爲天者更當何如也余雖毫未知別後
更會何所然空山老屋仰天長嘯尚能握管操觚發

揮許侯之學以爲天下之仕者告也許侯行矣

新方陣略序

庚申

越中名醫張景岳嘗著類經西安葉秉敬稱爲海內
奇書盛行於世已久余讀黃先生所作景岳傳則知
類經之外尚有古方八陣八略恨未能盡悉其奇也
今年秋復從張子有斯所得見其新方八陣八略陣
言治病略言用藥大約深通古方之意而變化用之
其於症候之虛實味數之加減皆有精思實悟於其
間蓋景岳之醫從先天無形之始窺血氣臟腑之原
故能出奇無窮如此已而有斯欲刻其書以惠當世

求余序之余嘗謂行醫若用兵俱非方所能盡也不得其方者固不能以之生天下之人得其方而不善用之則古之聖人所以生天下之人者後之人又未嘗不卽以之殺天下之人然而天下事又斷未有可以無方而治者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夫謂之損益則無方矣損益而謂之因則亦未始非古人之方也蓋因古人之方而損益之則古者未嘗不新而新者未嘗無方新方者正所以通古方之窮而善全之非謂古人

不足法而天下事遂可以無方治也乃世之人泥古執方旣嘗足以誤天下而知其弊者便於空疎不學漫謂可以任意師心於是頭病則救頭足病則救足茫然不知脉絡之所在寒熱亂投補泄雜用其害不至殺盡天下之人不止而景岳之醫乃能於古方之中別立新方如此此如置之死地而後生本屬兵家常語而韓淮陰用之爲背水之陣則以之取勝而人不知嗚呼其救世之心良苦而其爲術亦已奇矣余雖善病而素不知醫然嘗慨乎世之訾毀先儒以言

學因循流俗以爲政者其禍不知所終竊謂天下事
縱不可盡拘成法要必斟酌古今之間先定規模而
後從事則庶乎可以有立故於新方陣略一書信其
足以生天下之人無疑也有斯在吾門砥行讀書有
志於溫故知新之學吾知其刻是方也其亦必有所
感矣寧獨爲景岳一人表暴其奇而已哉因不辭而
爲之序

朱岷左先生八十壽序

代南
雷師

庚申

嘗讀論語而竊有感於孔子之取人也以柳下惠少
連之降志辱身而謂之中倫中慮以虞仲夷逸之隱
居放言而謂之中清中權夫志果可降身果可辱而
言果可以放哉士君子際世末流勢不得已則亦混
跡隨時而苟其中之所存者與俗不同則聖人未嘗
不深嘉而樂與之假令第拘其迹而不原其心則終
南山不可謂之捷徑而金馬門不可謂之吏隱古今
來志士仁人懷抱苦心而不得自於後世者多矣數

十年間一輩名士互相標榜大率以不仕爲高其言是也然余竊有持平之論以爲不仕者必茹西山之薇醉彭澤之酒讀書談道卓然有以自立始成當世第一流人不然而口附名節身落應酬甚且爲遊客爲幕賓蠅營狗苟則反不如出而仕仕而不失其初心者之爲正蓋仕而有不仕之心與不仕而有仕之心其相遼誠不啻楚越也海昌朱岷左先生以名孝廉理刑敘州固非不仕者也然壯年遇變早號止谿歲晚迫於部檄報最卽賦遂初可謂其有仕之心乎

吾嘗考先生宦績撫殘黎擒遺孽驕弁強藩處置得宜事事皆有前代風流其拂衣而歸也邛杖名花掩映書卷又不同近時宦橐平生惟詩稿最富遠遊涉歷林臥逍遙往往多悲歌太息之言人見之者謂與先生之地不類而不知先生黍離麥秀之感盤鬱性情故其燦爲歌吁者無非南音之操澤畔之吟也世界滄桑人情衣狗後生小子一旦逢時得意不復知遺民故老爲何物而先生高辟世之風敦舊遊之好雖以余之迂陋傾蓋間不吝降心而與之交然則先

生雖不得已而仕乎其初心固未之或改也庚申仲冬余拜先生於道遊堂時風雪嚴寒先生延余負暄簷下出所著樂府廣序經世書兩種相示且爲余言入蜀時二華山色之奇陽平灘勢之險及歸途所經瞿塘灩澦驚心駭目歷落如畫不類老人音吐而先生年已八十矣明年正月某日爲其初度之辰其子人遠因求余文爲壽余聞憂能傷人樂可永年喪亂以還憔悴枯槁之士無論已一二富貴中人方其在位經營得失及其退老戚戚饑寒蓋舉斯世無一快

意之人欲求如黃虞三代皓首龐眉復何可得先生以不知機械之胸歸休閭里故宇依然先疇無恙有子人遠復能世其家學諸孫女媳闔室解吟每每一韻之成和者五六七人家庭詩酒穆穆熙熙其樂如此雖欲不至期頤亦不可得又豈待凶哀衰疾之人強顏違禮而頌禱其間哉獨念余以黨人之後束髮出游於四方諸名士交之殆徧卽海昌一邑亦無慮十數人唯先生至丙辰始得謀面今幾何年耳風霜銷鑠前此猿鶴蟲沙都無在者而先生靈光歸然俾

余得以耿耿此中相對於殘年薄日之下其願長依杖履以觀世道之泰而否否而復泰可知也而忍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乎因爲書此以復人遠使先生於壽觴之暇知余以惠連仲逸位置先生蓋古之所謂逸民者固不以仕不仕論也

張母包孺人五十壽序

辛酉

張子有斯有別業在西郊之外康熙辛酉春正月余讀書其中有斯治酒與肴拏舟來訪登樓肅揖求爲其母包孺人作祝壽之文余問有斯以所欲言則曰琨母善病琨不肖無能順承母意以愈其病願得先生之文以當七發也余謂文以愈病古之人固多有之然必其文之所言犁然有當於其人之心而後宿症沉疴霍然以起今子之母之心人之知之其有如子之知之深者乎子之母而望其子以德行也則子

今者已敦孝弟脩忠信矣從是而益勉焉可也子之
母而望其子以文學也則子今者已親師友窮經史
矣從是而益充焉可也若猶未免以富貴望其子也
則子今者已列學宮應科舉矣吾聞子之先有味芹
先生者以辛酉登賢書爲前明弘治間名孝廉而今
也適當是歲天運循環安知秋風闡棘不繩祖武而
歌鹿鳴乎是則子之母之疾子自能愈之無庸余文
爲也無已則請言子之母之必壽今夫世俗之所最
憂以爲不堪者非貧與病乎貧無足憂憂其苦之不

可言也病無足憂憂其壽之不可知也然余嘗謂天
下苦樂之數不關貧不貧而人生壽夭之分亦不關
病不病子試曠觀古今之內不有持梁刺肥而勞形
焦思者乎不有衣鶉飲水而行吟坐歎者乎而強壯
而早世疋羸而永年者宇宙間益往往而是此豈偶
然之故哉東南西北之傾缺卽天地不能自全而造
物者若故以此之有餘使彼之不足亦卽以彼之不
足使此之有餘故識者覘消必於其長而卜盈必於
其虛今子之母幼生富家長歸名族以無非無儀之

德而得尊甫以爲之君子五十年來不知人世有啼
饑號寒之事也若更康強或者物禁太盛乎而天固
苦之以病使夫不貧而仍不得樂矣雨露之餘必飛
霜雪枯落之久必發芳華以子之母之不貧而不樂
知子之母之愈病而愈壽此固天道乘除之常也又
况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車覆於康莊而免於羊腸
無所戒則患生有所懲則慶集其所爲病者固其所
由壽乎雖然子試以此言告子之母或亦以之愈疾
未可知也蓋聞子之母之病爲痞痞由鬱而成者也

人情鬱則病病則愈鬱始之鬱在人事之順逆其鬱
猶小繼之鬱在一已之生死其鬱更大以故病則愈
鬱愈鬱則愈病誠知夫人之壽夭不關病與不病則
病且不必鬱而况乎致病之鬱其鬱猶小者乎人生
塞馬世事虛舟鬱釋然以消則病霍然以起矣有斯
日先生之言真延年之藥養生之訣也琨將於三月
八日稱觴盍卽書之俾琨得誦於膝前以侑乎因次
第之爲序

八日師旅... 日武... 三月

與邑令何西園書

辛酉

獻歲旋家趨賀新社因值公冗未獲面罄積忱悵悵而返此後以俯仰不給餬口鄞郊益以不得時領提命為恨家君信到知二月初三日承執事見招同議定畱之法夫以執事明敏之才加以公廉之守編審雖大事何難獨斷獨行而乃下詢芻蕘此真體恤民隱有加無已之誠某雖下愚亦欲効其一得願以羈栖隣邑一時不及聞命遂至有負虛懷罪何可追邇因里人到齋又知本縣人有欲以通邑之軍需派與

十二廿一兩都以兩都之夫役派與通邑者已呈道
府批送定奪伏揣執事與民休息之政種種行所無
事決不使數百年相安無弊之法一旦變更猶恐無
知小人以似是而非之說熒惑聽聞故敢略陳始末
以祈垂察竊惟慈邑雖僻實寧紹孔道也上司之經
過公務之往來勢不能不應以夫役先是通邑輪值
以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里之人伺候江滸饑渴風雨
奔走疲勞在民既有疾病死傷之苦而在官又多愆
期誤事之憂以故從公酌議擇地方之便於迎送者

獨任夫役而通邑則出工食以佐之此兩都夫役之
所由始也夫以兩都之夫役而通邑甘出工食以佐
之其爲勞苦不問可知而又夫役多而工食少往往
百不償一是兩都之勞苦蓋數百年於茲矣兩都之
勞苦數百年於茲則通邑之安逸亦數百年於茲矣
國家定鼎以來山海餘氛未靖兵興之際間有軍需
之取止派通邑而不派兩都蓋知兩都之積勞通邑
之積逸酌盈濟虛誠善策也而愚者不原本末妄謂
不平每遇編審輒欲取通邑兩都而一視之并舉軍

需夫役而并取之殊不知兵興以來軍前過關額外多取兩都之夫役未嘗不與通邑之軍需同病又况近年奉憲裁革工食則兩都之夫役亦卽通邑之軍需矣且無論兩都亦困也卽使兩都不困而以數百年之勞苦易此數十年之休息其視通邑以數百年之安逸稍受此數十年之擾累其苦樂相懸猶無等級而反謂不平愚不知其所謂不平者何在矣某兩都中人也以兩都中人而爲兩都計竊以派軍需於兩都爲不便然非獨爲兩都計也以軍需而派兩都

兩都增一軍需而減一夫役不過多前此數百年之苦以夫役而派通邑通邑徒多一夫役而未常免一軍需正恐貽後此億萬年之患又况疾病死傷愆期誤事公私皆不便者在昔固有前車之鑒乎某邑人也以邑人而爲通邑計又竊以派夫役於通邑爲不便夫派軍需於兩都而兩都不便派夫役於通邑而通邑不便則莫如仍舊貫之爲得矣語云利不百不變法矧此有害而無利者乎天下大患往往起於不識大體之人喜事紛更輒兆數世無窮之禍所賴老

成持重之人察之以至明持之以至斷則魚龍百姓
而海波自清風雷萬變而泰華常定以敝邑之荒殘
遇執事之撫字而又適逢編審千載一時百姓方慶
無利之不興無弊之不除豈肯輕信小人之說變更
舊制獨是定置一事務順民情小人之說亦民情也
在執事以民情之故或且可否其間則某又有說以
進蓋通邑之事而通邑之人言之此民情也若非通
邑之人而以一二人言通邑之事則其非民情可知
矣今試問倡是說者何人乎則不過十一十四兩都

之武斷者也彼見地亦江濱供役頗便希充夫役冀
免軍需而不知慈谿一縣其遠者直處海濱十二廿
一兩都其受累者已經數百年但顧一己之利而不
顧兩都之害不顧通邑之害小人惑亂是非以自遂
其私往往如此誠可恨也某讀書守拙心恥陽鱗從
來疎跡公廷比年以衣食之故奔走四方里中事益
不與聞故自執事下車以來從無一事竿牘此執事
之所知也而茲獨覲縷不休者竊念兩都之害固切
膚之矣通邑之害亦同胞之疾而又重以執事之虛

懷故不憚于冒威嚴如此也伏唯執事垂察據某所
陳申詳道府仍遵舊制兩都幸甚通邑幸甚

代陳介眉序洛如花閣集

辛酉

余向識里中王子宏詞心敬其爲恂恂長者不知其
能爲詩古文也一日以其所作洛如花閣集相示且
屬序其首簡嗚呼數十年來時文盛而古學亡寧復
有如吾甬上之甚者乎人傳甲乙之敝帚家習比偶
之殘膏父師子弟之源流蓋已不識詩古文爲何物
而宏詞乃能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此何暇論其工
不工哉志不隨於流俗而思爲斯文留未墜之緒固
亦卓然豪傑之士矣而况能一一自道其所欲言乎

昔歐陽未出而尹師魯穆伯長之輩已相倡和震川
將興而黃應龍吳純甫之徒先有授受雖一時文章
之盛論者不以之全屬其人而君子推原本始未嘗
不歎爲椎輪積木方今文運將昌古書漸出詩古文
之盛行且復如宋明而宏詞以是集行其間宋井之
霜黃蘆之萌孰謂其非大中昇正之寒暑乎莊周謂
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於宏詞是集蓋
爲吾甬上喜之甚愛之甚矣因書以歸之

樂府新詞序

壬戌

吾友萬季野博極羣書於有明一代之事尤所精研
而熟記余嘗歎其學成而無所用也已未之秋崑山
徐公以監脩明史入朝來邀季野與俱余時喜其兆
足以行爲文送之已而徐公欲薦不果今年春余會
試來京見一時脩史諸君多從季野折衷季野亦遂
樂爲之駁正余於是喜季野之學不用而用矣而季
野顧出其所作樂府新詞殷勤命余爲序夫樂府新
詞者取三百年中之朝事人品可作詩題者而系之

以韻語雖意存諷刺要不過如變風變雅勞人怨士之所偶發耳不足以該明史豈足以見季野之萬一哉然而史者開局設官而成其是非可否非一人所得而主詩者滿心肆口而出其美刺勸懲實一人所得而操天下讀書種絕浮言淆亂在仕途之耳目爲尤甚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孔子之史孟子猶斷其爲詩亡不得已而作未敢以爲史便勝於詩也然則聖人以史續詩而季野欲以詩佐史逢時不同取義則一宜乎其所欲序

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季野一代史才乃不得與備位玉堂者同操筆削以正是非而區區單言隻句自附於里巷小民之唱歎此豈獨季野之不幸乎而讀其詩者猶徒較量於聲調體格之間或躋之元白或夷之楊李鐵厓西涯此豈知吾季野者乎夫天下事能者不任而任者不能往往如此此世道之所以日非而有識者之所爲不欲觀者也因爲書其卷末慨然太息而歸之

樊榭詩選序

壬戌

三代以前有周文章號爲極盛孔子刪詩十去其九
可謂嚴矣而所存十五國風乃往往載婦人女子之
詞豈其道情言志果能與周名諸公爭勝與抑風尚
淳朴白一三聖賢而外固無人焉敢以詩自鳴與余
嘗妄意當時學士大夫其所作亦必甚多特其唱酬
贈答之章未免雷同因襲數見不鮮反不若婦人女
子之詞各能以其性情自見故寧刪彼而存此也餘
姚聞氏餘生子當今婦女之能詩者也嘗養於吾師

南雷先生之家更姓黃氏別名徽音壬戌九月余同
錢子穉廉過祝橋先生題其所作曰樊榭詩選屬余
兩人序而刻之余驟聞而訝繼與穉廉讀之而後歎
先生之欲序而刻之者其殆於孔子刪詩之意有合
也蓋詩者人生喜怒哀樂之聲耳宇宙之大萬類之
多莫不各以其聲鳴而各有其可聽震雷疾霆不以
和風甘雨而改其厲候蟲時鳥不以吟龍嘯虎而廢
其幽而世之言詩者乃必欲比而同之明抄魏晉之
字句苦循初盛之聲音於其心之喜怒哀樂無與而

儼然自命曰能詩是猶邑犬之羣吠吾雖欲別其出
於誰家而不得而寧能使人過之而聽聽之而留連
不去乎徽音女子乃能不寄人籬獨開門戶當其思
沉興逸刻景鏤情直欲前無作者所謂十五國風之
婦人女子各能以其性情自見者也宜乎先生之欲
序而刻之與世多肉食誰復憐才中郎之於文長茂
之之於白雲往事不可再見先生乃不吝紫陽之口
稱許淑真則其於天下士之一長一技可知也古今
女子能文首推班蔡他若康成樂天婢媼悉解吟詠

由其家庭聞見薰染者深也微音爲先生養女而詩學清新如此則其所以成後學而養人材者又可知也夫尼山剛定卜氏傳之雖音如鄭衛後人猶得因其說以考見序寧非門弟子責乎穉廉曰天下之負才數奇而不得傳者何恨餘生子婦女耳幸得先生以爲之依歸而尚煩吾子之張皇之耶余曰雖然先生之命也梁其敢辭

張母沈太夫人七十壽序

壬戌

人父母所生也自佛氏倡爲因果輪迴之說以爲人之生也有前生有今生有來生於是人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凡其拔出等類者率謂之有所自來信如斯言則是人之聰明特達富貴顯榮皆其生前冥冥之中有以自致於其父母亦復何與而古之孝子之欲報其德者乃崇而儼之昊天罔極則又何耶余以爲人生於父母則人之智慧福澤皆父母所生天下氣外無理人生身外無心若謂父母生其形骸而

別有性靈焉自外來投此何異行客之過旅店雖復
信宿相依其意嚮終非一家吾恐尋常之知覺運動
且有所不靈又安能有其聰明特達以享其富貴顯
榮耶故古之聖賢豪傑之流其秀靈清淑之氣大約
稟之於父而少成習慣則得之母教居多詩有之麟
之趾振振公子而列女傳謂太任之性誠一端莊及
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
胎教子而生文王由此以觀人之生也其智慧福澤
固皆受之父母而非必其有所自來矣吾友張子仲

張生有神童之號方四五歲時賦詩屬對雕飾天然
海昌儒者陳乾初見而異之高軒過從卽席吟謠聞
者驚爲昌黎長吉登第以來學博詞宏公卿交薦所
作詩歌至蒙聖天子之許與楊意苟逢漢武相如故
事行將復見於今固世之所謂聰明特達富貴顯榮
之人也與仲張遊者咸謂仲張幼時嘗能自言其前
生再來之人其所至誠不可量六合廣大容或有之
卽仲張恐亦不能自信其無也然余嘗讀乾初藏稿
多有爲石渠先生吟詠者乾初於人少可而獨與先

生傾倒高風逸韻至今猶可想見是則仲張之聰明
特達富貴顯榮所以能拔出等類者其不可謂不稟
之先生也決矣今年某月日仲張之母沈太夫人七
旬余友錢穉廉偕甬上司人將寄一觴爲祝而命予
以文先之念余居四明仲張僑鹽官相去五六百里
太夫人之德言容功未嘗登堂親炙何敢以濫說浮
詞鹵莽充賦顧余因石渠先生之高風逸韻知仲張
之智慧福澤有本有源則因仲張之聰明特達富貴
顯榮亦可以知太夫人之德言容功其所以胎教我

仲張者過人遠矣乃爲之推本所生如此詩曰我日
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仲張方與其
兄白也祇行讀書指取遠大太夫人之壽與仲張昆
季之所以壽太夫人者余小子又豈能量其所至耶

跛翁傳

癸亥

出寧波城西門走二里許曰新河橋拏舟南渡又西南行半里樹林墟墓之中老屋頽然有跛翁焉其先世食祿於有明其考名孝廉爲遺民以老其兄弟八人皆有問學行誼其諸子子各挾其文章馳騁當世而跛翁以一再試有司不合抽身而退沉酣顛倒於六經之中初翁遭亂赤貧所居奪於武弁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翁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十數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時

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翁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喪其內子翁携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抄雪纂書已等身癸丑遇火復理前塵不倦蓋費十餘年之日月眼疲手瘁思通鬼神而尤邃於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遇翁談禮則轍亂旗靡吳志伊記問博洽見其禮經著述當意不當意輒手抄以去秦湘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翁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然翁久於其中咀嚙涵泳實有所得非苟焉務口舌

以爭雄長者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左氏詳嚴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

罪之所在必卽其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
見殺于齊莊公年方十三冲齡倚母法無可施故書
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而於莊元年則特書
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旣長忘讎共狩則如齊如莒
莊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儀禮則
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
乙之證據剖前人之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
疑一書黃先生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
作他若論郊則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論社

則曰太社在北郊王社在國中又曰北郊主月論禘
則曰禘祫一事又曰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則曰
東周祖文而宗武論太壇明堂則曰儀禮方明壇卽
太壇卽圜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日至郊天卽
於方明壇謂之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於明堂
明堂太壇同在三百步內無有兩地論喪服則曰承
重之妻皆從夫服又曰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
子爲其母黨服同凡皆發先儒之所未發者蓋翁虛
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

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
此翁爲人質直斥人過至面發赤或嚼齒大罵然性
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
不相得懽然居家兄弟怡怡脩緝譜系經紀祀事條
理井如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勲賢祠謁拜陽明像前
見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張司馬之死不及
擇地而葬翁與友人醵金買地改葬南屏爲文記其
始末蓋翁挾奇偉之氣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
得施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可傳而翁所自喜顧

獨在經學壬戌之歲翁年且五十矣先是年之二月
旅食海昌患足疾劇遺書其友鄭梁曰跛翁卽真不
可無傳且引錢牧齋傳顧仲恭之經學爲例梁謙讓
未遑翁屢書相責又二年乃爲之敘述如右

論曰翁今其跛矣哉翁身長不過中人而肥偉特異
尋常豐頤曠目聲撼四鄰不類病廢者其患足疾也
跣躡不良於行歲一二次耳實未嘗跛也而乃以跛
翁自號豈左盲遷腐著書類有天刑而翁欲以是名
應之耶語云志之所動氣必隨之翁今其跛矣哉雖

然吾子行跋然所著尚書要畧重正卦氣未必如翁之精也卽翁所引仲恭其經學或不及翁然不可謂之無經學也而又未嘗跋然則跋也經學也不相及者也翁乎吾知免矣

祭萬充宗先生文

癸亥

天高地下以人清寧神徂聖伏則有六經祖龍烈焰維絕柱傾什一千百賴漢諸生孝武表章其書復行歷唐及宋由元迄明發揮者衆各以家名然親見聖實皆未曾言苟破道秦灰詎冷吾黨憂之聚徒集朋思相討論患無師承巖巖叢山斯文主盟傳之南雷出藍而青介紹往從君家弟兄致書旣夥聚訟紛爭君於其中淮陰將兵多多益善唯所縱橫垂十七年三折厥肱經用經解心虛氣平前人未發天牖其靈

先儒便便老宿經經皆不如君路熟車輕三禮已定
春秋垂成以次著述六經中興吾黨有君目之有睛
斷是決非如待廷評奈何奄化不我稍停君在吾黨
雖非壯齡若較長者齒髮未零况君種種皆有壽徵
豐頤曠目偉然軀形高言聲撼四座盡驚文章嚴密
字畫崢嶸無一懈筆孰斲可乘瑣屑朱墨凌雜斗升
靡不井井可觀可聽樂善疾惡氣尤錚錚碎主玉龍
葬骨南屏往往舉動能人不能雖偶足疾不良奔騰
如木百圍患在一莖此豈五十有一而薨君或不屑

稽古春卿九十授書三五老更何所不可而必九京
豈物所妬經垂日星未晝而晦使人冥冥嗚呼已矣
宇宙誰撐雖然人世何日不瞑生榮死朽腐草之螢
君於經學既博且精千載賢聖聚首一庭有何脩短
足論其庚况君舉家皆世之英或以學著或以史鳴
淺亦詩文藝苑揚聲又有令子如花方萌遺書具在
其武必繩吁嗟天地未遂合并人心皆有六經熒熒
終有作者續君一燈君可無憾逍遙太清獨惜吾輩
後矣徒瞠迷誰導路疑誰釋冰感念疇昔質辨砢轟

十年間爾存歿無恒在者幾何悲已不勝又奪其一
五內自崩走相哭奠以敘交情茫茫大化果孰使令

龜山圖卷跋

癸亥

山陰張蕙伯葬其親於蕭邑之龜山繪圖作記乞文
於海內之立言者既已鑿成卷帙矣復介吾友丘紹
衣屬余一言余性愚而執於堪輿家鬼蔭之說蓋嘗
再四求之而不得其理豈能以已之所不信者爲蕙
伯妄言之而令蕙伯妄聽之乎雖然吾嘗見夫世之
信其說者矣不思積善以長子孫而唯務爭地以葬
或至於殺人而不止否則暴露其先人以待吉地曠
日持久或致不免於水火否則拘公位之說慮房分

之偏枯兄弟至親彼猜此忌或且顛倒於五行八卦
九宮二十四山之支離而不知所從蓋信之之甚其
弊一至於此而蕙伯之於地也乃歸功於祖父之積
累且奔喪兩月卽卜吉以葬其於孟仲季福蔭之優
劣又毅然而不顧則是蕙伯之信其說猶之余之不
信其說而與世俗之見相去遠矣唐應德書地理况
鶴岡卷欲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
禍福以邀生者程子謂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
彼危則此危亦據子孫之心而言非專指災祥也蕙
伯而見及此乎衆論雷同之下以余狂言謬隨其後
知必不以爲妄也

首川馮君墓誌銘

甲子

武林馮君首川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春秋
幾十有幾越某年月日將葬於某山之原其孤嗣祖
狀君行事介吾友錢子稚廉來請銘墓按狀君姓馮
氏諱融字首川其先自汴徙高郵復自高郵徙浙之
嘉興萬曆間具區先生夢禎以丁丑名會元仕至國
子監祭酒愛西湖兩山三竺之勝構快雪堂於孤山
之陽遂家杭之清寧里祭酒生某某生延年字千秋
副崇禎己卯科浙江鄉薦特恩准貢千秋生二子君

其長也配某氏子男一嗣祖女四君旣生右族所居鄉又素號澆靡而天性特厚終其身恂恂儒者不以時風衆勢隕其家學幼奉庭訓甚謹未通五經不敢就試一試輒居人右爲復社諸公所推獎顧標榜約結非其所好掩關謝客家庭講誦而已世運遷革困頓諸生戊子甲午兩得兩失淡如也居後有小圃脩竹垂楊映帶簷宇友至剪蔬歡然杯酌癸丑被災掃地赤立猶僦做廬衣做衣藥竈茶鐺琴牀書几位置楚楚出遇佳山水輒流連終日不能去蓋君讀書尤

愛莊列南華一經手自箋註故襟懷夷曠若此然一生好爲人急難窘助未嘗以貧故辭君故無產母夫人吳氏所遺奩產在八尺方明之季太湖盜起八尺佃戶無非盜者或勸勿往收責君遇佃戶素有恩往則皆來輸納如平時君因曉之曰賊不可爲也苟以饑寒故吾貸汝今年租慎勿怙終賊皆叩頭流涕願如君命隣人有朱某者貸母營弁久而子累度力不能填谿壑將遣其女入營君詢知之傍徨終夜質屋代償女因得歸良家爲婦其他所識窮乏勉措曲應

若此類者不可殫舉語云君子富好行其德而君顧安貧而樂施是何其爲已則約而爲人則豐耶彼世之營營名利視他人緩急若無與者聞君之風夫亦可以少愧其薄矣君性故厚而於倫紀尤篤襁褓失恃稍長卽知哀痛每當諱日必預齋一月臨期哭踊無筭如是者七十年勿衰與其弟某友愛無間篝燈劇談往往漏下數點不休嘗相謂蘓氏聽雨之約安能克踐如此以爲笑樂嗣祖饑驅薄遊君思之不置賦詩言懷字血句淚嗣祖亦心動亟歸歸半載而君

卒養送俱得如禮人以爲君父子慈孝所致也初君之考千秋先生與家大人同副薦於鄉闈又夙肄業於北雍相善也數十年來家大人息交絕遊平生故人一切不相聞問余生也晚固已不知有君矣庚申二月客杭識嗣祖於稚廉坐上但賞其所作詩不意其爲先生之孫也蓋至是詳君世系始知吾兩家世好而嗣祖敘先生已卯蒙特恩事傳聞謬誤余因爲嗣祖歷歷告之嗣祖不覺遽然退執通家之禮夫年誼非古也然自風衰俗薄以來此道又棄如土矣同

籍弟兄及身已有如不相識者而先生之孫猶若此
雖嗣祖不忘其祖乎亦可以見君之所貽者厚也銘
曰
萬石孝謹壺遂隱厚司馬傳之到今不朽孰謂君之
行而不應石之壽嗚呼通塞天運自然以千秋之名
士遇烈皇之求賢乃太學養士之大典終爲進士之
局面所拘牽而霜摧雪壓尚厄及於首川積極厚矣
行見其光之流也燭天是在嗣祖乎勉旃

蒙陰李先生巡視兩浙鹽漕序

甲子

康熙二十有三年甲子夏五月蒙陰李先生以監察
御史巡視兩浙鹽漕初先生令禾之秀水嘗同考浙
江已酉鄉試得人最盛至是所取士喜先生之來相
與迓之京口滸墅之間且謀爲文以賀而以齒序屬
於梁梁念在門墻中受知獨深不敢以不文辭顧先
生宰邑之異政自有口碑立朝之大節自有國史卽
今者恤商蘓竈足國裕民之經濟亦自有巷肆之謳
歌與夫名卿材大夫之所記載而論述又何庸一二

門人小子雷同勦說乎無已則請就先生之所以爲
吾輩師者而言之記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所謂三
者父生師教君成也夫天地之間君父之生成亦大
矣而師教與之並重者何哉父母之生之也以情君
之成之也以義而一切世俗之見不以叅雜於其間
惟師兼之故先王於五倫之外而特立之師誠以師
之道足以培植人材敦勵風化也世風不古以交爲
市盛衰之際炎涼之態雖師弟子之相與往往有不
可言者君子感慨其事至有抱師之名欲還之傳道

受業者矣先生當師道江河之日抗顏古處方其未
得梁輩也所以取之者甚公及其旣得梁輩也所以
待之者甚厚事有不可知十數年來時異勢殊奏平
大緯詒敕先後化爲異物俶羣元發德馨猶然偃蹇
諸生永年戊午獲薦然猶與忠藻同困公車曾榮儒
官爲貧寒羶索寔至如梁者家貧親老身病業荒其
爲潦倒尤可浩歎若以世俗之見視之其爲負也甚
矣其不至見擯也亦鮮矣而先生殷勤屬望之意始
終如一每見必相勸勉慰藉有可援手必多方卵翼

之至謂爾輩困頓已極吾若得官浙中當必有以相振今茲之來雖途次晉謁不以窮通存歿遲速疎密之故稍殊禮意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吾輩師者父子之情君臣之義誠可謂兼之矣夫今世之舉主或有諱言師生者不過憂植黨之讒畏置莊之譏耳而豈知愛其才而舉之哀其窮而恤之慮其不及而左右扶持之養其廉成其德發舒其抱負正所以爲國家培植人材敦勵風化也哉方今聖天子留意用人思得一個臣而任之以爲子孫黎民之利由先生之所

以爲吾輩師者而推之明目達聰吐哺握髮雖古之相天下者豈越是乎然則先生名位之所至卽此已不可量矣獨愧梁等皆以不才見棄盛時無一足爲師門之光而惟能於先生之來致其區區感戴之情如此然而非私意也非臆說也

偶兒墓磚

甲子

偶兒名情余嘗預字之曰聖田生於康熙庚申閏八月廿二日戊申至甲子五月十五日庚辰而殤得年五歲殤後二日兒叔母王氏葬之叔父漢莊之墓旁示爲其後也兒初以母病疴而生墮地已死灼之以艾始活當是時兒叔父天而無後兒之祖父母暨叔母待兒之生者十年所矣一旦舉兒闔門爲之收涕而兒亦夙慧異常兒自離母腹不知叫號溲溺未嘗一遺牀褥平時啖果餌有節病則飲藥如飴久乃能

言症候識藥性宜否性不喜弄於人世嗜好之物一
無所欲然愛惜衣履糝粒必拾提攜器皿務還故處
遇羣兒不爭亦不樂與嬉遊對客不妄言笑退則能
描摹情狀歷歷如畫伺長者顏色便知意向聞人言
輒解何故顧不輕易傳語教之讀書故作不省諦聽
成誦突如高聲今年二月口授毛詩至桃夭噤不發
聲一日行經桃下見花開爛熳忽舉全詩朗吟一過
蓋吾家數年來自吾父吾母以及吾妻吾弟之婦起
居食寢精神無刻不注於兒見兒之奇則又莫不相

詫以爲笑樂余雖性僻甚惡世之譽兒者未嘗以一
言誇於人然羈窮困頓之中每對兒則憂愁憤鬱又
未嘗不爲之解減也兒稟質故弱然體直腰圓髮漆
黑肌膚玉雪白廣額豐耳眉目清映於相無天法壬
戌癸亥兩夏臥病連旬瀕死者數然氣朗神清雖睡
酣夢覺時應對不爽又似宜壽者行持言語較他兒
稍晚然遇物知名襁褓乳哺中事皆能髣髴記憶竊
意其必可成立也今年春兒更壯強頭目踰案死之
前二日余往姑蘇三更出門猶向其母問爺去畱問

訖而發熱熱一日而厥逆又一夕而氣絕嗚呼吾家
自濮州公三世單傳吾高祖禹州公以遺腹生族人
利家財者寒天傳驗絕而復甦天幸生吾曾祖兄弟
三人而曾祖早卒吾祖又以遺腹生吾父復鮮兄弟
吾有弟而天行年四十而僅有見之兄一人計自濮
州公迄兒之兄凡九世矣而無一世不有數奇之歎
也於兒之生實深喜之故特呼之曰偶且亦願從此
以往余之所爲欽寄歷落而可笑者庶幾於世無不
偶耳而豈意見之生也余旣羈柙月湖而不見兒之

死也余又漂泊姚江而不知倏來倏去五年旋瞬竟
若偶然往返耶始吾弟死痛心若割哭之恐增吾父
母之悲也忍淚吞聲不欲一言道及兒死後二十日
余自吳歸吾父迎門告之倉猝驚知竊慮吾父母再
見吾弟之死其悲更不知何如也忍淚吞聲又敢一
言道及乎雖然吾夫婦衰且老家貧力不能置媵吾
弟恐自此其終無後矣門衰祚薄情見乎詞正不能
不隄決而瀾狂也乃哭之以詩而卽書之爲銘
銘曰門戶零丁二百年吾方同氣若枝連誰知橫被

雷風折半世中流失楫船 慘極人生是哭兒從他
陌路也同悲忍情咽淚寧人理恐惹親哀無已時
兒來叔父似重來淚血團胸撥稍開不道五年成一
夢未能消恨反添哀 哭子雙親又哭孫衰顏重濕
舊時痕早知兒賺人如此悔灼生時艾返魂 出門
時共一牀眠返棹如何已墓田不信棺和中在否恐
猶廊下或窻前 孝順寧勾雙母淚聰明豈斷阿婆
腸不然我欠詩文債當哭長歌索幾章 墮落人間
數十年倦來亦欲去翩然百分苦汝纔經一何得先

吾早着鞭 人都似汝討便宜誰向乾坤一主持不
念吾衰兄影隻終身担沒卸肩時 一木難支大厦
傾濮州堂構要同撐哭兒從古詩文夥豈盡衰年舐
犢情 吾弟香煙豈滅哉添丁一事未心灰人間倘
有重生理須乞長年始再來

祭朱止溪先生文

甲子

止溪朱先生以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卒於家其子
人遠之友之在浙東者一江之隔未遑走哭秋七月
會於武林始謀一奠而屬慈谿鄭梁爲文以告其靈
曰嗚呼凡人之死皆有可悲而先生獨不然蓋可悲
者耄耄期頤會有時盡而先生之生實不虛此八十
二年方其學也文譽騰於士類已而仕也經術濟乎
時艱迨夫倦而歸休也孝友睦婣之媿旣形於宗黨
之敬愛而學問思辨之精又發爲著述之簡編凡爲

人而如此亦曰生與歸而俱全然而先生之可傳者迹也而其心之耿耿而未下鬱鬱而誰與語者實非世之所得而傳蓋先生本負用世之才而忽自號曰止溪本懷高蹈之志而又小試於西川處商周之會而歌黃農與虞夏際晉宋之交而想無懷與葛天此固逸民遺老之所不能諒而况乎後生小子其又何足與之吐露而披宣然則可以無悲者世之視先生而先生之悲實未嘗磨滅於高天厚地之間梁何幸以不才獲締交於象賢日代吾師而祝壽先生嘗許

之以知言曰此心之莫白得吾子而始湔念悠悠之天下感一語之見憐乃忽焉其不可復作能不心傷而涕漣矧世運之江河幸典型之在前而一朝凋謝其如斯凡我同人如某輩其將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用焚香而束帛敬一詞以告虔嗚呼心與心之相照兮何幽明之路懸幸聞言其來格兮終釋悲於九泉

夫何幽隱之極... 其賦其外同人... 天不... 之以...

二葉臨場近藝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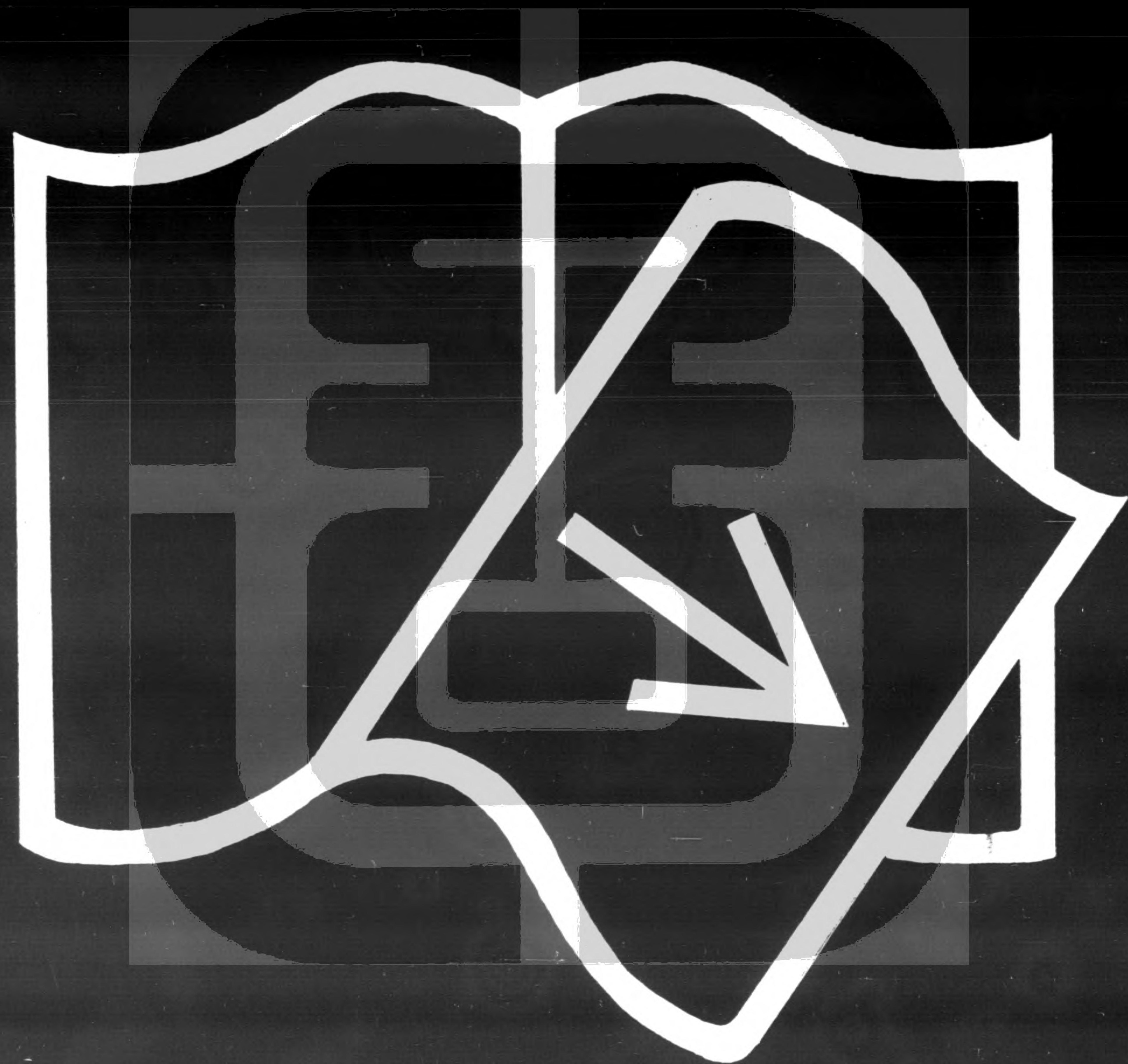
甲子

甲子秋浙江鄉試榜發有以昆季而獲同薦者長興葉氏丹威翔紫二子也時余乞食武林不遇臥病覺苑寺中而丹威者吾年友丁蓼菴之子壻也蓼菴偕二子過訪且出其臨場近藝屬余選而序之念余五罷春官肉食之徒視若無有雖平時號為知我者亦謂其時文一道必且鹵莽滅裂東西易向而不自知矣二子乃以戰勝攻取之淮陰下顧左車豈亡國敗將其氣猶有可吐乎雖然遇合命耳文章自有定價

五十一集卷二
五
余方將遠蒐勝國之先民近援當代之巨子以與此世之逐影吠聲者爭是非於一日決勝負於千秋豈有能文如二子能文而又獲遇如二子者不思借之以立赤幟耶於是忘其痛楚選粹拔尤都爲一集集成觀之大約丹威得文之法法由理老故其言如嚴霜剝物溪澗峯崢翔紫得文之機機因詞秀故其言如淑氣回春花繁鳥亂蓋名爲一家之言而實則卓然各自成家者也夫古今之以兄弟而同薦者不少矣頭轉指彈人已不能舉其姓氏而眉山蘇氏彪炳

古今者以有文章之可傳也然余居恒私論猶謂其以眉山兄弟之才使之各自爲家則其所就當不止此今二子舉業豈遂足與蘇氏之文比然其不甘爲一家之言以自域者其意似欲較眉山別出一頭地也俗薄風澆何所不僞天下事敗於苟同而不思人自見其真豈獨舉業哉推斯意也吾無以量二子之所至矣

五十一集卷二
五



原件短缺

功名之會者一老則無所用而其逍遙物外爲風俗
留其淳古者則愈老而愈可愛其未可以同日而語
固如此也由此以推紛華靡麗爲時幾何澹泊寧靜
得年必永翁過此以往之壽又寧可量乎歸太僕謂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脩短之數得之於天不
可以齊得之數長者百歲爲老矣而彭祖之百歲豈
非嬰稚之時耶得之數短者歲月爲稚矣而殤子之
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然則人無老壯唯其人之所
見以世俗而視余余固垂老以翁而視余余猶嬰穉

也而况翁之爲人原非畏壯而侮老者耶其決不鄙
棄余言也審矣吾聞翁與南雷夫子爲九老會晤言
之頃談及文章倘亦不以小子之言爲誣也詘於不
知已而伸於知已余且藉翁之壽一舒其不平之氣
矣之倫人將以爲

慎旃二集序

乙丑

慎旃二集者吾友查子遊豫之詩也初查子自巳未
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慎旃集今自癸亥遊豫
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慎旃二集蓋皆取孝子行
役不忘其親之義也嗟乎查子遊乎而欲慎旃乎古
昔盛時民有恆產士有常糈負耒橫經溫清定省安
所事遊其偶有遊者不過賢勞王事耳故孝子行役
而得以慎旃自勉至春秋戰國之世而士以遊名朝
秦暮楚已有不遑言慎者矣然孔子曰遊必有方孟

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是遊亦未嘗
不得慎也天變人窮最困者莫如四民之首饑來驅
我急何能擇其尚能有方乎曳裾無門投筆安往其
尚能囂囂乎於此之時而欲慎旃難矣且夫查子之
遊豫也鄱陽之險不若洞庭之惡也洪都之近不若
鬼方之遠也六月之暫不若數載之久也舊遊詞客
往還倡和之樂不若蠻獠寇賊戰爭殺戮之慘也較
之遊黔之役又似可以無慎而查子慕親之誠守身
之孝每念不忘用名其集余於是而歎陟岵詩人何

代蔑有決不得以古今時地限也世衰學喪風雅道
淪言宋言唐言魏言漢紛紛聚訟之徒類皆飲潘拾
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張勢豪所有以相矜詡而不自
思其妻孥安在彼豈不聞虞廷言志之說哉勢利薰
溺情性銷亡隻句單詞譁世取寵自謂言志而其實
無志之可言也得查子慎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
感時詠物弔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心所寓
楊用脩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
陶彭澤杜工部千言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脈不可

自此而復續乎始余讀其詩以韓歐蘇陸之間擬之
今而悔其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咄叱之望不
欲受人牢籠間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
秘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
秋來幙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
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一言哉
查子名某字夏重海寧人其先大父公度先生與家
大人有舊好而查子及其季德尹又與余同學黃門
云

房書辨路序

乙丑

文以載道也夫道若大路然豈待辨哉雖然吾嘗見
夫盲者矣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而若面墻也人諄諄
告焉而又若望洋也又嘗見夫醉者矣其履坦也若
登高然而不覺其仰而臥也醒而問之則曰吾曩者
見路如壁然則路固在辨者辨不辨者自不辨也予
幼學文於祖父非大士陶菴諸君子之文不讀長走
場屋邪蹊捷徑乃始無所不趨比年淪落復取先輩
大家之作博觀深討且以選事與陳編脩介眉仇庶

常滄柱往復論難自謂得正路而由之今年會試範
我馳驅敢曰良工天壤廣大乃有東田沈先生者深
知而力薦之而卒以數奇不售至有如入榛莽不能
辨路之目蓋路之難辨一至於此自念親老身衰遂
欲殺馬毀車杜門裹足不復問津此道而家世一經
祿養未遂遽爾緣絕無以訓徒穀子京邸病中仍取
是科房牘選之旬月之間得文數百定爲家塾讀本
凡夫崩崖陰洞斷港絕流陷沙弱水風災鬼難爲人
力之所不通者概置不錄諸如康莊之大九逵之衝

五都之富天街之麗幽谷曲隈之僻平原曠野之遙
名山大川之勝黃河太行之險繩行懸度之奇崆峒
瑤池星漢龍宮之詭誕皆在焉蓋天下路各有其可
行行路者但當各辨其所之所之旣辨則自各有其
所至也評次旣定因卽題之曰房書辨路一以課我
兒子使無如乃父之執迷老猶躑躅一以告天下之
衡文者毋徒跳舞於蚯竅鼠穴之中而致疑於山河
大地爲不可行也嗚呼指南之車談何容易老馬之
智實亦可師悠悠者倘終以爲田父之給乎詩云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固未嘗日醉者所履盲者所視也

入此必不...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 世... 南... 中... 何... 各... 出...

董氏公阡碑記

丙寅

漢四明孝子叔達之後有居郡城者曰董君王路富而好行其德嘗為其族立宗祠申宗約鄉里至今稱之王路卒後其嗣皆克繼家聲而季子景高尤稱善述嘗憫其族繁而多貧或死而無所歸骨也買地於凰魯山始祖墓傍以為公阡且將贍田若干畝供其祭掃不幸嬰疾彌留之際猶出百金屬族兄爾漢竣其事越明年為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其子筆雲恐先志之泯沒與後人之廢墜也立石以垂永久來求余

文記之按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
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且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蓋先王之世
生者既無不得其養而死者亦無不得其藏固如此
後世王政蕩然何論枯骨雖漏澤之置詔於崇寧義
塚之設議於洪武而沿習具文要皆崇虛觀而無實
德間有一二孝義之家如浦江鄭氏會稽陶氏亦嘗
創爲義阡以厚宗族而世降風漓卒亦無有起而儆
之者甚且惑於葬巫禍福之說雖至毀祖宗之塚暴

兄弟之骸而不顧蓋民不幸不生先王之世其爲死
而不得其藏者亦已多矣夫一體之仁尚欲痛及萬
類而施恩之序乃不端自一本聖教不明宜乎人心
之汨沒也而景高氏乃獨毅然行之宗族之中是雖
世之矜言好施而稍失輕重者猶且對之有愧色彼
沾沾唯知爲我者又何論哉昔太原陳瑞鄉兵備臨
清重脩漏澤園先大夫勉齋公記之謂天下事皆若
此事之振舉則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予謂天
下世家巨族之有力者皆如景高則雖使死者無不

得其藏如先王之世亦無不可是固宜書之以爲世
勸不獨景高之志不可泯董氏之後人不可不世守
而已也雖然人心之靈死猶生也古者萬民之葬皆
同一處魂魄相依而陰陽不雜故其時生齒茂蕃而
風俗和厚卽富貴福澤亦往往非季世所敢望世傳
閩有合同族之骨爲一墓者其後科第不絕此其明
驗也而堪輿家必欲傳會之以地理於是死者乖離
分散而生者亦零丁單苦矣今董氏之葬義阡者非
其父兄卽其子弟死而有靈風清月朗相與笑談歡
樂以共庇其子孫有不如閩人之後之盛者乎高原
平壤之間喬松茂栢之下行見穹碑鴻篆纍纍然大
書特書不一書矣予文又何足云

易經集解序

丙寅

六經聖人之微言大義也其旨非後儒一人之說所能定漢之石渠白虎異同紛紛而識者反謂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說良然然而自漢以來所號爲明經者又必以專門之學爲精其故何哉泛濫諸家則聰明易眩而宗主一師則授受有本也後世科舉取士之制人占一經經主一說其所以防異端曲學之亂者甚嚴然習之已久學者徒徇其詞而不知其意鹵莽滅裂匪獨經學荒蕪卽所宗之傳亦如村伶習曲

但隨腔口不顧字義矣姑就大易而論始則傳義並行繼則棄傳從義今且不知義何如義安知義之與傳其離合何如乎又安問傳義而外其所爲易學者浩如烟海乎吾黨講經之會蓋竊有慨乎此其時萬子充宗用功最勇天不假年恨未卒業而令子授一忽出而成集解一書議者謂充宗所講者易經學也授一所講者本義傳學也其旨不免異同余謂天下事必能精於其所已學者而後能及乎其所未學本義固天下之所已學者也集衆解以發明之俾之膠

解凍釋無復疑滯而後天下之所未嘗學者始可以旁通而兼及語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凡祭川者必先河而後海授一是書自充宗視之固箕裘也自天下舉業之士讀之則利器也卽有志窮經者觀之亦河也世之人而無意乎易也則已如其不能不從事也尚其俯首而潛心焉椎輪爲輅積水生冰聖人之微言大義安在不可卽此而推求之乎

武原月課序

丙寅

吾友胡君子藏之令子曰鼎書以明經訓導武原職
脩譽起間刻其月課諸生之文來求余序余惟國家
崇學校之制建師儒之官固端以文章之柄寄之也
鼎書居是官舉是職登壇樹幟武原之士豈有不靡
然而從風者何待余言以爲重顧余於此實不能無
所感也蓋自余始爲諸生以迄於今三十年間耳始
則士習未賤而文教猶重居官者大率以收攬人才
爲急務故上自督撫大臣關雝藩臬守巡之使下至

郡邑之守令州縣之佐貳莫不校士而談文觀風季
考月課之所錄幾於人可爲集而歲可成書天尾旅
奎久之而倦焉又久之而息焉今則上之所以鼓舞
之者比昔彌殷而下之所以撓抑之者與上相反或
忽之若弁髦或厭之若疣贅甚且畏之若鬼魅而嫉
之若仇讎蓋仕途穢雜以來積輕之勢一至於此夫
諸生者國家人才之府庫而文章者又士子進身之
羔雁天下事有貴之而猶賤者矣未有賤之而反得
貴者也有重之而猶輕者矣未有輕之而反得重者

也此其足爲世道人心之隱憂者何限鼎書區區一
校官耳顧獨以其職之所在而重文而貴士重陰沍
寒之中春風習習焉山翎谷喙有不當之而變聲者
乎初余遇胡君於柯城晨夕晤言者數月習見其性
情之和平氣度之閑雅聞見之該洽識議之堅凝私
心竊歎以爲可當方面重任顧天下綺紈圭革茫無
知識之人率都通顯而胡君僅以太學謁選猶且淹
滯爲之太息旣又念古之人固有其身不遇而大發
之於其後人者以爲君慰而鼎書英年美質偃蹇寒

五子集卷二
五
適益爲之疑而歎歎而不能自止今觀是刻而快然於鼎書之不曠其官爲足以挽積輕之勢也君家安定以經義治事分齋教授其子弟多見稱於四方而學士至今誦之弗衰月課之文固經義之一也由是而勉其所未至焉夫近代之以學官而歷公卿者不多有其人乎此余於此感極而喜喜極而不能不樂爲之序也若夫其文之美則鼎書之評固武原之月旦余又何庸贅焉

韓燕孫文稿序

丙寅

吾邑韓子燕孫孝廉翊鴻之令子也年少有時文聲於庠序一日貽書求序其所爲古文詞者曰願得一言以爲重然未嘗以其文見示也夫文章之原雖一而流派實分吾不知燕孫之文之流派安所適從其何以序雖然吾觀燕孫之言而嘉其志又不能不爲之一言也蓋古文之不講於世也久矣經生之胸知有比偶幕客之技止於應酬勦偈語以文固陋者自詫山林奉選體以爲宗工者託言臺閣苟有語及於

古文有不駭之爲怪魁乎卽以吾邑而論延袤百里之中自開闢以迄今茲其附名儒林者何限然邑志文苑中所載任闕諸處所作多軼不傳慶曆之先生淳熙之君子又不以文著舒亶彬彬擯於清議其最著者黃文潔一人耳元明以來夢堂季照之稿不可復得余所得見者烏春草桂清溪陳澹然姚東泉父子及先大夫勉齋集俱有法度可觀數十年中家大人以遺民著述於林泉孫介夫姜西溟馮元公以遊學鼓吹於當世如此而已此無他故古文一道非讀

書而求得於心窮原造化之精微通達當世之變故則不足以與於斯事而人情期於苟得多不說學故往往自棄於斯文之外而不惜也今燕孫之言曰貽豐以淺陋之姿荒鄙之學不甘自棄畱心古文夫抱此不甘自棄之志何事不成而况區區古文猶非士人安身立命之極軌乎余幼承庭訓長遊姚江之門學雖不植本末麤知顧寂莫荒江之濱作而寡和尺長之喙無從得聞聞燕孫之言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而忽聞足音蹵然也其能無喜色乎吾姚江師之銘

李杲堂墓也曰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
三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
之詞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
爲文燕孫而有志於斯言乎吾邑延袤百里之中自
開闢以迄今茲將又多一人增輝文苑矣不必以余
言重也

詩經集解序

丙寅

世之所謂經皆大聖大賢之言而詩獨否三百篇雖
吾夫子所刪定然其間隱士流民征夫怨婦未始不
與周召諸公同登風雅也蓋自大舜之論詩者曰詩
言志於是乎夫人而有志夫人而可以作詩矣夫夫
人而可以作詩則亦夫人而可以解詩而三百年來
經生學究每以舉業之說裁量之一有不合愕眙而
起豈齊魯韓毛去古未遠之說俱不足信歟夫申公
之詩亡於魏轅固之詩亡於晉韓詩雖存而不傳或

亦人心之所同否毛詩傳自子夏經毛萇衛宏之潤色而鄭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又嘗各爲之箋傳豈其全無授受盡屬誣妄歟而今欲以舉業一家之說悉舉而廢之毋乃固哉高叟之爲詩乎余家世習詩亦舉業也然祖父之所以廸余者未嘗專主一說長從先生長者遊益知說詩之法最嫌僻陋雖呂記嚴緝號爲極精猶若未足以窮其旨趣故嘗與甬上諸子同創講經之會務在博採精思以求其至是蓋甚不欲以舉業之說淺量六經也或者以爲此窮經之

法必無以致舉業之士之信從而余又嘗以爲不然蓋昔之人有遊廬山者矣身在其中則山之面目不
得其真今欲求精於舉業之說而不爲之曠觀於其
外離合真似之介必有不極其變者矣而其爲舉業
之說也亦豈能精乎夫以霸國之才飯牛則牛必肥
以宰天下之智分肉則肉必均以窮經之法應舉則
舉業必精毫釐之辨旣明叅和之見不入其去質質
焉奉說約講章而辨香之者必遠矣甬上萬子授一
范子稼軒吾經會中之佳子弟也一日以所著詩解

見示余受而讀之干城集註繭絲牛毛有說約講章
之所未及蓋舉業之書之至精者也然其所以能然
者則皆得之家庭指授之餘夫吾友充宗國雯期於
說詩而其子皆精於舉業如此則夫窮經之足以應
舉也其說益信矣而詩之爲詩其夫人而可以作亦
夫人而可以解也益又明矣而安得以一家之說裁
量之也哉於其求序也喜而爲之書

寒村五丁集卷二終

書